

# 木兰 无长兄

MULAN  
WUZHANGXIONG

著  
祈祷君

3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新增  
独家  
番外

晋江文学网金榜排名第一  
热血+言情 史上最强IP 备受期待  
影视作品及游戏即将面世  
且看大龄女青年，如何叱咤战场……

祈  
禱  
君  
著

③ 木兰

MULAN  
WUZHANGXIONG

无  
长  
兄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兰无长兄. 3 / 祈祷君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-7-5500-1676-7

I. ①木… II. ①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3703号

## 木兰无长兄. 3

祈祷君 著

---

出版人 姚雪雪  
责任编辑 杨旭  
特约编辑 钱丽  
封面绘图 长阳  
卡片绘图 ARIA  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  
版式设计 段文婷  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 
邮编 330038  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 
开本 670mm×970mm 1/16 印张 17  
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字数 260千字  
书号 ISBN 978-7-5500-1676-7  
定价 29.8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5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# 【第 86 章】

花木兰和若干人一样，都是火伴中不受欢迎的那种，所以经常会被点去做一些人人避之不及的任务。

所谓的巡查，其实就是不同的小队分散开来四处寻找柔然人的踪影。

很多时候，这种巡查只是一种惯例。一群人说说笑笑地出去，晃上一圈回来。就算看到柔然人，也不会冲上去硬碰硬，只会记住方向，然后回去求援。

若干人的队伍全军覆没，自然也不会有人再派他出营，他要是跟着其他队伍一起出巡，也不会有人说些什么。毕竟他的经历实在太惨烈了，急着想要找出那群柔然人的行踪也是正常。

花木兰和同火的人关系不好，就算自己单独行动也不会有人管她。她的火长甚至恨不得她死在外面，这样还能补一个听话的火伴。

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带若干人一起出来，明明她什么东西都没收，而且还把他赶了回去。可是每天出帐都看到一个人影蜷缩在那里实在是太惊悚了，尤其这个人一天到晚跟着你，连你如厕都不放过的时候。

花木兰恰恰是个不能让人看到如厕的人……

敕勒川是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被称作北方的明珠。黑山大营里的牛羊等肉食都来自这个草原，敕勒川住着不少从柔然叛逃投奔北魏的胡人，以及专门负责提供黑山大营衣食住行的牧民。可以说，敕勒川就是黑山大营的“后勤部”，虽然不能提供作战的力量，但牧民的地位也并不比黑山的将士低多少。

黑山其实是阴山，因大魏常年与柔然等少数民族征战，烽烟不绝，阴山便被许多鲜卑人叫成了“黑山”。可对于北方诸胡来说，他们还是称其为阴山。

所谓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，说的便是敕勒川的美景。可

如今花木兰一点都不觉得这景色美。

“我们已经在这里绕了好几圈了……”花木兰怀疑地看着正在前方引路的若干人，“你是不是迷路了？”

若干人从脸一直红到了耳朵根，沉默了片刻才点了点头：“这里一点参照物都没有，我确实没找到路。”

“敕勒川上，哪里有路。”花木兰呵呵呵地笑了起来，“算了，我带路吧，至少能保证不走重复的路。”

若干人乖乖地停下马，和四个家奴跟在花木兰身后，开始往敕勒川的腹地而去。

“为什么你能认得路？我以前都没觉得进入敕勒川，会这么让人眼晕。四周都一模一样，就连草的长度都长得一样，太阳还在正中，连方向都无法辨认……”若干人生怕花木兰瞧不起自己路痴，想尽办法解释自己路痴的缘由。

“听风，看草叶摇动的位置……”花木兰想了想，觉得这说法有些过于玄妙，“对于我们鲜卑人来说，在草原上辨别方向就如同鱼儿在水里找食一般容易。你既然是若干家的人，应该也生活在草原上，怎么连路都不会走呢？”

“我小时候自己看书的时候多些。虽然也放过羊，可走得都不远。我家附近的草场有专人巡视，根本不会迷路。到了黑山，处处都跟着火长他们行动……”若干人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几不可闻，“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帮我吗？可笑我还觉得自己带着四个家奴，是我一直在保护帮助他们……”

“没战事也没操练的时候，多骑着马在草原里走走吧。等你和草原接触得多了，就会发现草原的秘密。那些风、草叶的歌唱、鸟儿的盘旋，它们都能告诉你方向在哪儿。”花木兰说着说着，声音突然凝重起来，“前面好像有新鲜的马粪。”

若干人立刻跳下马，前去查探。

马经常边跑边拉，所以如果是大队骑兵出战，就很难掩饰行踪，总不能在马屁股后面兜个袋子吧？

若干人忍住嫌恶踢开几堆马粪查看，然后兴奋地站起身来：“是蠕蠕人的马，我们的马一直喂豆料，但蠕蠕人的马还是以草料为主。这些马粪里有些有豆料有些没有，一定是蠕蠕人抢了我们的战马，让它们和自己的战马混在一起走。马吃豆子不会很快消化，再过几天，这些豆料就一点也看不见了。”

“方向既然对，我们就回去吧。”花木兰闻言露出了放松的神情，“既然

找到了方向，做个记号，回营让斥候们过来沿路查看。我们只是普通的兵卒，这种查探敌情的活儿，应该让专门的人来。”

“一来一回，时间就浪费掉了，一路按着马儿的方向追就是了！”若干人恨声道，“他们来找牧民的麻烦，肯定是化整为零的。他们若是一群人一起行动，抢不到多少东西。咱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，找到敕勒川里的牧民，和他们说明情况，大家一起杀了那伙儿蠕蠕人就是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花木兰惊得险些握不住马缰，“你说找牧民干什么？和蠕蠕人作战是我们的任务，不是牧民的！你岂能让牧民去对抗蠕蠕人？”这小子是疯了吗？哪个牧民会跟着他这么胡来？

“花木兰，我问你，你祖上是军户吗？”

“不，我祖上是贺赖家族的家奴。”

“家奴是什么？”

“闲时牧民，战时跟随主人征战……”

“这不就对了！”若干人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，“我大魏人人可上马，成年便会控弦。草原上生活的牧民，哪个不会骑射之术？这群蠕蠕四处劫掠，与其等到黑山大营里的人来替他们报仇，不如让牧民先警醒起来，保护自己的牛羊牲畜。”

敕勒川的牧民大部分都是迁徙而来，有些人原本就是当年战败的各国胡人之后，也有杂胡和军户，甚至还有部落主的部民。这些人战斗力不弱，只是散落而居，根本就不可能聚集在一起。

敕勒川何其大，如果人都聚集在一起，那草场很快就会被啃秃了。

“你真是胆大包天……”花木兰喃喃道，“你不但是个傻子，还是个疯子……”

“花木兰，我如今只要一闭上眼，就会梦见和我一起出营的那四百多人。他们相信副将的命令，齐齐守在黑山口，即使知道对面烟尘太大情况不对，也不肯后退一步……我一直在想，完全服从命令真的正确吗？即使知道情况不对，也只能闭着眼自欺欺人，乞求上天怜悯，这样对吗？”

“……这实在是太愚蠢了。”

若干人的声音哽咽着，但脊背却挺得笔直。

“我回去求援的举动，实在是太愚蠢了啊！我当初就应该带着我的家奴去前面打探清楚敌情，然后建议副将撤退的。我为什么会自负到认为自己能搬来

救兵呢？就因为我是若干家的子孙，还是因为我有几个家奴？

“不……没有人看中这个。他们要的是军情，是军功，是唾手可及的回报。我只不过是一个一转都没有的小卒子，我居然觉得自己能搬来救兵……”

回忆起自己当时走投无路拼命恳求别人的情形，若干人就喘不过气来。他虽然知道大魏以军功为重，却不知道为了军功的归属，人和人之间已经扭曲成这样。

“这一次，我不会回去求援的。”他跨上马，重新握住鞍绳，“我不会回去。如果再重复一次当初的错误，这些牧民就会重蹈我那些火伴的覆辙。”

“你不相信自己的同袍战友？”花木兰轻声问。

“那你呢？我听说你的将军因为一点口角就被同僚杀了，你被人挑到现在的队伍里，过着连饭都吃不上日子。你信任那些人吗？你敢把命交给让你饿着肚子打仗的人？”若干人摇了摇头，“也许还有好人，也许还有可以信任的人，就像是王将军。但是现在，我实在不想再赌了，我会让牧民回大营报讯，但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们身上。”

“花木兰，请助我一臂之力吧。我去说服那些牧民，你来替我带领这些牧人，我……我的武艺实在太差了。这一次，我是元帅，你是将军，那些牧民就是我们的士卒……”

他的脸上又一次出现了以往许多次恳求她时的表情。

“我很会指挥，真的。我看过很多兵书。《孙子兵法》《战略》，甚至是《便宜十六策》，我从小就在研读。哪怕这辈子只有这一次，我也想堂堂正正地用自己的力量击退柔然人，替火长他们报仇。

“我没有卓绝的武艺、过人的本领，可我是若干洞的子孙，我绝不是庸人！”

若干人的胸中有一团火焰在燃烧。那火焰烧得如此凶猛，几乎要燎穿他的心肺，向外喷薄而出。

带领羊群一样的士兵，需要一个狮子一样的领头羊才行！

他是牧羊人，做不了那只狮子。

“请帮帮我！”

若干人在马上低下头去，双手掌心向上摊开，行了个鲜卑人的大礼。

花木兰没有立刻回复若干人，而是抬头望向了天。

她想到自己暗下决定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本事之后，干得最鲁莽的那件

事——劝说突贵回军救王将军的队伍。无论她说得多好听，解释多么站得住脚，心里却明白，自己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救阿单志奇而已。

每个人都有私心，每个人都会为自己认识的人交付私心，也会为了自己的私心做出各种美化和诠释，试图让它变得合理且容易打动人心。

若干人的表情她再熟悉不过了。当时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突贵的时候，不也是这些说法，不也是这样的表情吗？

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兵，一个没落家族的后人，居然说自己很会指挥，即使被指挥的对象弱得像是羊羔……这其中的说服力，和“我虽然没有见过天底下最美的美女，但只要我见到了对方，她就会臣服于我”一般可笑。

她不该答应这可笑的请求的。若干人是傻子，还是个疯子不是吗？

答应陪他来探查敕勒川，已经够疯狂了，怎么能继续自找危险？

花木兰在心里做出了决定，便收了收下巴，微微启齿道：“我……”

我不能……

若干人的双手依然保持着礼敬的姿势，他的肩膀因为肌肉紧张和情绪压抑而微微发抖。四个家奴如铜墙铁壁般守卫在他身后，仿佛他所指挥的道路即使是刀枪剑林，也依然会无怨无悔地踏出去。

我不能的。我不可以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我不能……

那一次，她跪地苦求突贵时，是什么心情？突贵的副将为她说话时，她是很感激吗？

为了救人而夸大言辞，难道真的就是一种错误吗？

为了私心而冒险行动，难道真的就是一种鲁莽吗？

她那时的绝望、挣扎、犹豫、期待，以及孤注一掷的虚张声势，都历历在目。她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啊，怎么能忘了呢？

“我不能不……”

她在心底喝骂自己：花木兰，你一定是疯了！

“我不能不帮你……”她抬起头，像是害怕自己后悔似的快速说道，“若干人，按你的想法去做吧。”

花木兰会这般轻易同意这个可以说是异想天开的想法，就连若干人都觉得不敢置信。

他在和花木兰策马狂奔前往最近一处牧民聚集之地的時候，忍不住大声吼问：“花木兰，你为什么愿意帮我？难不成你看出我不是凡人，所以……”



“你想得太多了。”花木兰干脆利落地打断了他的想法，“我只是觉得你很可怜而已。”像当初那满腔恐惧和无能为力的自己那般可怜。

若干人一噎，因为突然被打断话头，冷风直直进入他的肺部，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嗽。

“花木兰你嘴巴真毒……”他一脸狼狈，“总觉得你对我很不友好，从第一次见面开始。你……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吗？”

“温柔对你的处境毫无用处，若干人。”花木兰看着前方一片圆顶的毡房，忍不住露出了安心的笑容，“你需要的是战场的磨练。”

太好了，这边的牧民没有事。

“你说要我们听从你的命令？还要让其他地方的牧民往我们这边聚集？”此处牧区的长者露出好笑的神情，“敢问这位……呃，将军？”

“不敢。”若干人有些矜持地点了点头，“末将现在还不是将军，不过也快了。”

花木兰好笑地摇了摇头，这家伙真敢吹！

“那么，这位……未来的将军，如果我们牧民要自己举弓拿剑，那还要养你们这些将士做什么？”长者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看起来有一种冷漠的抗拒，“我们为你们放羊、纺线、制衣……”

“也是为你们自己放羊、纺线、制衣！”若干人挺起了胸膛，竭力模仿着父亲平日里和部民说话的样子，“保护你们是我们的义务，但如今时间来不及了。”

“就在两天前，蠕蠕踏破了黑山口的关隘。五百将士誓死守住那道关口，只为了不让蠕蠕人南下骚扰你们。我们赶到时，将士们只剩下赤身露体的尸首！”他提高了声音，瞪视着那位态度倨傲的长者，“你觉得你的部民可得上能征善战的黑山将士？这其中随便一个火长，都可以对付五六个强壮的部民。”

那长者的嘴蠕动了几下，想要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说出口。

“现在我们发现了蠕蠕人的踪迹，他们的马粪散布整个草原，随时都可能在夜晚发起袭击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如果和同胞回去报讯，黑山大营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替你们报仇，安置你们留下的寡妇和子女。没有时间了……”他看着目光已经颓丧的长者，铿锵有力地说，“要么集合起来自救，要么等着我们回

去报讯给你们报仇，你们自己选！”

“……”长者缩了缩脖子，终于低下了他因为岁月的积累而变得越发坚硬的脖子，“这位大人，请告诉我们该怎么办。”

到底该怎么选，只要不是傻子，都会知道。

虽然花木兰和若干人都明白那长者不会因为若干人的几句话就行动，但这样顺利的开端还是让若干人兴奋了起来。

“我刚才的表现如何？”若干人微微颤抖着和花木兰走出帐篷。因为兴奋和紧张，即使声音很小，花木兰还是听出了其中的不安和疑虑。

“如果你不发抖，就很完美了。”花木兰看了看若干人的铠甲，“你这身行头确实很唬人。若你穿着这身，再带着四个壮如熊黑家奴去怀朔，我也会以为你是哪里的年轻将军。”

“这里的牧民愿意在附近挖陷阱，也愿意接纳从其他地方移动过来的帐篷车，这样就能阻止蠕蠕人抢夺他们的牛羊，烧毁他们的帐篷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若干人还在抖着，看样子他很难在短时间内从这种筛麦粉一般的状态里走出来了，“但只要这里的牧民四散出去报讯，大家有了防备之心，蠕蠕人就没那么容易偷袭得手了。敕勒川这么大，蠕蠕人只能分散袭击。黑山口有我们的人把守，只要牧民警惕起来，为了活下去而拼命，分散作战的蠕蠕人不足畏惧。”

若干人看了看正赶着牛羊往帐篷正中汇集的女人们，以及开始准备箭支和武器的那些壮丁。

“不要小看为了活下去而拼命的人。我们这些将士死了，还会有其他的同袍顶上，只要我们没有死绝，身后的家人就不会有任何危险。可他们不行，他们失不起。”

“敕勒川这么大，他们找到蠕蠕人，比蠕蠕人找到他们容易。”

花木兰看着似乎一下子高大起来的若干人，忍不住微笑起来。为了活下去而拼命的人，她怎么会小看呢？

她就是这样的人啊。

---

小剧场：

若干人：总觉得你一直对我不友好，从第一次见面开始。你……你就不能

对我温柔点吗？

陈节（捂住前襟）：能不丢我吗？对我温柔点？

盖吴（捂住肋骨）：求温柔点。

袁放（捂住……）：求粗暴点！

众人：滚！

## 【第 87 章】

柔然人确实如若干人想的那样，化整为零在移动。

黑山口死了那么多人，鲜卑人肯定已经知道他们进了敕勒川，不知道有多少斥候在寻找他们的踪迹，若是聚在一起，简直就像是告诉别人“快来抓我”这般显眼和愚蠢。

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获得胜利果实，而不愿和别人一起共享。独率一军吃下一片牧区多好，为何要和许多人一起分享牛羊和马匹？

半是为了私心，半是为了隐藏踪迹，柔然人分成数个小队，开始在敕勒川的草原上游弋。

柔然人的老家也是类似敕勒川的地方，只是他们的条件更为艰苦。富饶的草原几乎被最强大的汗国所占领，经常骚扰大魏的是汗国里过得不怎么得意的那些国主，而强大的汗国只有在水草不丰的冬季才会南下扰边。

柔然人内部也有许多纷争和派系，因而一听说要分散行动，这些柔然人立刻散了个没影，只有一些相处还算融洽的队伍合在一起，但也都各自打着小算盘。

柔然人袭击百姓，大多在夜间发起攻击。草原的夜晚比白天更难辨识方向，但这些人就似夜枭一般，总能找到正确的路径。

但这一夜，他们撞到了铁板。

赤达老汉居住的牧区是敕勒川里最富裕的牧区之一，人员复杂，有羯人、杂胡、高车人，也有鲜卑人和其他自己都不知道种族的混血。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，繁衍子孙，借由黑山的防御和草原天然的屏障作为立身的根本。

可那些可恶的强盗总是会惦记这里，好在老天爷送来了大魏的将军和勇士，帮助他们抵御这些无耻的强盗和刽子手们。

“赤达老爹，真的有用吗？”躲在帐篷后面的年轻猎人有些畏缩地探出头去。

帐篷里全都灭了火，四周黑漆漆的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“那个将军怎么不见了？”

不会丢下他们跑了吧？那他还让他们在帐篷口捆两个火把，吸引蠕蠕人的注意？

“他带着四个家将，领着巴拉图牧区那边的牧人们去埋伏了。”赤达老汉搓了搓手，“这些蠕蠕到底来不来啊？总不能一晚上就这么熬着啊。”

“熬一晚不算什么！”年轻猎人握紧了手中的弓，“哪怕熬几个晚上、几十个晚上，只要一想到有蠕蠕进了敕勒川，我就睡不着了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，唉，冬天快来了，这些畜生就……”赤达老汉突然顿了一下，“什么声音？”

年轻人一下子趴倒在地，将耳朵贴在地上倾听。

“地在震动。”他爬起身，像是兔子一样跳起来蹿出去，“柔然人来了！”

“柔然人来了。”花木兰握着长弓，身后是一群脸上既紧张又兴奋的年轻人。

每个男儿到了战场都会热血沸腾，即使是她这个女人，在那种气氛中，有时候都会激动得不能自己。

一千步。

那整队骑兵，长刀高举，疾奔而来，除了大地发出微微的震动，没有任何声响。

花木兰眯着眼睛，看着前方的动静。

就在这一刻，她产生了一些疑问。

让身后这些年轻人陷入战事之中，真的合适吗？

五百步。

那看不清的黑点渐渐出现了痕迹，就像是突然撕裂了夜空，从幕布一般的黑夜中冲出来一群骑士。

他们非常自信，只要冲进毫无防备的牧民帐篷里，就会同过去无数次那样，砍掉他们的头颅，抢走所有能够带走的东西。

花木兰从身后的箭袋里抽出一支箭。

二百步。

她鼻中似乎已经嗅到柔然人那腥臭的气味。

一百五十步，是她可以射中的范围；而她身后的这些年轻人，最善射的也

不过是一百步而已。

她将箭头插进土里，脚下那满是牛粪羊粪的泥土里同样插了好几支箭。军营里的老兵告诉她，这么做，即使没被箭射死，回去也会痛苦挣扎而死。

若干人的计策是否能够成功？柔然人真的蠢到连那么长一条……

“啊啊啊！”

“什么鬼玩意！”

“吁！吁！停下！”

一条深沟突然在柔然人眼前裂开，直悬在马蹄下面，让他们猝不及防。白天看来粗糙得毫无杀伤力的陷阱，在夜晚发生了巨大的奇迹。

马匹冲锋时速度快得惊人，冲力可以直接撞碎帐篷的立柱，而此刻，这些冲力却成了它们的致命伤。马儿们四脚朝天往下滑，柔然人被摔得头破血流，有些人掉进沟里还被自己的马踩到了手脚，惊天动地的惨叫声不绝于耳。

居然这么简单。

这么简陋的陷阱，居然就让柔然人倒下了，怎么都爬不起身来。

侥幸没有掉进沟里的那些柔然骑士，露出了像是前面有萨满法师在施法一般的表情，惊疑不定地勒马停在原地，不敢再前进一步。

帐篷里的牧民脸上露出了狂热的表情。男人们纷纷握紧了长弓和武器，女人们好奇地将头从帐篷的缝隙中伸了出来，然后被如同枯木般老朽的手掌拉了回去。

花木兰要的就是这一瞬间的混乱！

她将沾满泥土污渍的羽箭架上弓弦，瞄准自己能看到的最高大的身影，放开弦射了出去。

只听得“啊”的一声，那高大的身形应声而倒，从马背上掉了下去。

花木兰一指前方，命令：“向前十步，对着自己鼻尖的方向，射！”

花木兰射出第一箭是为了测试风速和敌人的位置，如今已经进行了校准，立刻指挥身后的牧民开弓射箭。

牧民们兴奋地从各种掩护后面露出了身影。

怦怦怦怦！

嗖嗖嗖嗖！

弓弦被放开的怦怦声和箭支飞出去嗖嗖声不绝于耳，在柔然人乱成一团的

情况下，这种散开来的乱射反倒比瞄准射击更容易射中敌人。

瞎猫遇见死耗子，只要数量够多，总能射中敌人。

掉到坑里摔得七荤八素，被自己的马践踏的柔然人，很快又被从天而降的羽箭射个措手不及。一些没有中陷阱的柔然人见势不妙，立刻掉头就跑……

嗖嗖嗖嗖！

一支支利箭突然从侧翼射了出来，如同由箭雨组成的风暴，刹那间，已经有一半骑士掉下马去。

紧接着，侧翼传出一声沉稳的号令：“第一排弃弓，拿武器，第二排继续射！”

花木兰看了看身后的牧民，也拔出了武器：“都拿起兵器！给那些想要抢走你们一切的蠕蠕们一点颜色看看！”

“吼！”

“杀！”

“杀了他们！”

花木兰骑上战马，举起长枪冲锋而去。她的身后是一群没有多少战争经验的牧民，嘴里虽然喊着“杀”，但也许有许多菜鸟根本连刀都砍不下去。

杀人是要有觉悟的，而这种觉悟，不该让没有做好准备的人去承担。

她冲到陷阱沟旁，将还有反击能力的人一一消灭。这是她除了救阿单志奇那次外，第一次这般放开手脚杀人。

刺、戳、挑、震，很快，她的长枪就坏了，她俯身随意抄起一把武器，继续她的使命。

这是诡计，是奇兵，是一旦被敌人知晓就不会奏效的出奇制胜。这不是堂堂正正，以实力压倒一切的无惧之战，只要逃走了一个柔然人，这些牧民下次挖出来的深坑就为难不住一个人。

杀人，是为了救人。

杀人，是为了以后少死几个人。

杀人，是为了能够活下去。

这些罪孽让她一人承担吧，她身后不过是些最多宰羊烹牛的孩子！

“杀！”

一夜过后，尸横遍野。

只凭附近三个帐篷群里两百多个男人，就留下了人数超过他们两倍的柔然骑兵。这些骑兵穿着皮甲或甲冑，拿着久饮人血的武器，就这么简单地栽到了陷阱里，又被突然射出的利箭打得措手不及。

那道谈不上深的沟中满是血肉，杀红了眼的若干人甚至带着许多牧民直接放马从那条沟里踩了过去。

没有了主人的战马孤零零地在战场上吃草，还有一些断了腿脚的躺在地上嘶鸣不已。马是一辈子都不会躺下的动物，它躺下来的时候，要么是刚刚迎接新生，要么就是等待死亡。

许多牧民有些可惜地看着已经被压烂了腿脚的战马，然后敬畏地看着穿着铠甲的若干人和花木兰。

年长者看着若干人的眼里满是欣赏之情，这一切布局都是他策划和指挥的；而年轻人则是对如同杀神降世一般的花木兰抱有敬畏态度，甚至不敢再靠近她身边。

若干人突然大声号叫了起来，就如同终于找到了狼群的孤狼，饥饿许久后终于饱餐一顿的猛兽那般满足地号叫了起来。

叫声吓醒了不少还在沉睡的婴儿，一时间，营地里婴儿啼哭的声音，母亲哄孩子的声音，还有动物的叫声响了起来，让片刻前有些沉闷的寂静一下子变得有了生气。

若干人不再嚎叫，转而放声大笑。

那笑声一声接一声，一声大似一声，痛快得让所有人都欢笑了起来。

花木兰听着婴儿的啼哭，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。无论她做出什么选择，最后总是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这难道不是上天的眷顾吗？

她抬起眼，望着前方可怕的场景，柔然人的尸体堆积成山，她却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平静。

这是第一次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出战。

这是第一次，不必砍去死者的头颅，剥去他们的衣甲。

若干人大笑过后，冲所有参与了这次战斗的牧民们喊了起来。

“你们看到了，只要有与之一战的决心，提早想出应对之法，即使是再厉害的蠕蠕人，也不能把你们当畜生一般屠戮！”

“我们毕竟不可能永远留在你们身边，可是今晚经历过这一切的年轻人，你们都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战士。以后你们自己就可以保护你们的家族，保护你

们的牛羊，保护你们的牧区！将今晚的事情宣扬出去，将对付蠕蠕人、保护帐篷的办法告诉所有人！”若干人歇斯底里地高喊，“把蠕蠕们从敕勒川赶出去！”

“赶出去！”

“让这些只敢晚上偷袭的耗子们都死在耗子洞里！”

“杀杀杀！”

“饿死他们！累死他们！”

回程的路上，花木兰问若干人：“这么大的功劳不要了，不可惜吗？”

两人很累，可是必须要在正午之前赶回军营。时间已经不多，他们只能尽快启程。

若干人告诉牧民们自己和花木兰来这里帮他们已经是违抗军令，希望他们不要说出他们的样貌和特征，若是有人问起，就说是正好在这附近巡逻的不知名将军和士兵便是。

牧民们感激他们的帮助，尤其感激他们将蠕蠕可怕的妖魔形象从心中抹去，今后他们的夜晚将变得无比安宁，再也不会活在各种恐惧里。

“有什么功劳呢？你说杀敌吗？那本来就是我们的活儿。”若干人摇了摇头，“我们脱离队伍私自行动，原本就犯了军规。就算我说是我指挥牧民们杀了几百个蠕蠕人，谁会相信？我们知情不报，反倒自己跑来纠集一群牧民拦截蠕蠕人，要是我们的主将知道了……”

他皱了皱鼻子：“我已经证明了我从汉人那学来的东西没错。有朝一日，我会一飞冲天，真正率领千军万马出战。”

若干人畅快地笑了起来：“能够这样指挥一次战斗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想要给火长他们报仇，我也报了。”他伸出双臂，迎接草原上清晨的风，“从此以后，整个北方草原的牧民都会成为蠕蠕的敌人！只要他们分散开来，集合在一起的牧民就会给他们迎头痛击；可是他们若要集合，发现他们行踪的牧民就会和我们通风报信。”

“此一战后，蠕蠕不再可怕，他们将会成为牧民们得到战马、铁器和奖赏的对象，除了黑山十万甲兵，他们又多出数万的敌人！”他振臂大笑，“一想到我干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心中实在是痛快！”

“若干人……”



“嗯？”

“你以后，也许真的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”

“哈哈，你也是，像你这样的勇士，走得要比我容易得多。”

“不，我们是不一样的，走的路也不一样。”花木兰吸了口冷冽的空气，“我觉得，你比我更了不起。”

“噢，你这样说的话……”若干人觑着脸凑了上来，“做我的人可好？”

---

小剧场：

若干人觑着脸：做我的人可好？

花木兰（挽袖子）：来，打一架再说。

## 【第 88 章】

花木兰和若干人回到军营，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没有多少人会关心两人离开军营后的行踪，彻夜巡逻回来的战士有时候会睡上一天，贸然打扰反倒不好。

花木兰的同火可能还会好奇她身上为何有那么重的血腥味，而若干人回到的是空荡荡的帐篷。他静静地在帐篷口站了一会儿，没理会四个家奴担忧的神情，将自己埋进被褥中，准备睡个地老天荒。

“你身上怎么那么臭？遇见蠕蠕了？”花木兰的火长状似无意地问了她一声。他甚至发现她好像换了兵器，只是花木兰大概刻意找了和她之前用的类似的，所以不熟悉的人看不真切。

花木兰被自己身上铁锈一般的血腥味道恶心得不行，但她不想和自己讨厌的人啰嗦什么，随口丢下句“打点狼填饱肚子”，便拿起自己的布巾往外走。

在军营里，洗澡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，要想知道一个人地位高不高，其实闻一闻就知道了。新兵营几乎是没条件沐浴的，也不给休沐的时间。到了正营，虽然有休沐的时间，但那时估计就只想休息，根本不想从远地儿提水回来，或者跑去更远的黑水河里沐浴。

能够经常洗澡的，大部分都是亲兵的将军或者带着家奴、军奴之类的高门子弟。像花木兰这样即使洗不了澡也要擦一擦的，简直就是异类。